

东方第一剑

东方玉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楚
玉
祥



英
无
双





闻天声夫妇

厉山双凶



武林四公子





勾漏三魔头

作者简介

东方玉，原名陈瑜，字汉山，1925年生，浙江余姚人。毕业于上海私立诚明文学院中文系，复从黄玄翁先生专攻古诗词。陈氏对于书法也有相当造诣，由颜、柳而二王，而汉魏，早年在沪就有年轻书法家之称。50年代初在香港联络在港各省诗人，创立“岭梅诗社”，被推为主席团主席。1953年去台，在文艺界交游颇广，任台湾“中华学术院”诗学研究所研究委员和“甲辰诗书画会”秘书长等职，并撰有《汉山诗集》。

陈氏还以“东方玉”为笔名撰写武侠小说。他的第一部作品《纵鹤擒龙》于1960年在台湾《新生报》连载后，立即轰动港、台。此后，新加坡、菲律宾以及美国、加拿大、法国等国华文报刊争相连载。20余年来，陈氏所著武侠小说有《东方第一剑》、《圣刀》、《珍珠盒》等40余部，约4000余万言，深得台湾著名学者吴大猷、萨孟武、朱汇森等人的推崇，被公认为东南亚最受欢迎的武侠小说权威作家之一。

为了活跃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，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东方玉的代表作《东方第一剑》，相信读者会喜爱它的。

陆京安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花令行天下 | (1) |
| 第二回 | 两个师父 | (33) |
| 第三回 | 蛛丝马迹 | (66) |
| 第四回 | 江南分令 | (98) |
| 第五回 | 初露锋芒 | (130) |
| 第六回 | 江南盟主 | (163) |
| 第七回 | 计解群迷 | (196) |
| 第八回 | 萍水缔交 | (229) |
| 第九回 | 变生肘腋 | (252) |
| 第十回 | 太湖退敌 | (294) |
| 第十一回 | 东海雄风 | (327) |
| 第十二回 | 步步陷阱 | (359) |
| 第十三回 | 诡计多端 | (389) |
| 第十四回 | 一石二鸟 | (419) |
| 第十五回 | 将计就计 | (450) |
| 第十六回 | 全军覆没 | (481) |
| 第十七回 | 计擒奸邪 | (513) |
| 第十八回 | 兄弟情深 | (545) |
| 第十九回 | 依计行事 | (577) |
| 第二十回 | 夜闯七星岩 | (607) |

- 第二十一回 火焚玄女官 (635)
- 第二十二回 夜入石母岭 (662)
- 第二十三回 掌度毒母 (689)
- 第二十四回 东方第一剑 (717)
- 第二十五回 瘟瘟道人 (744)
- 第二十六回 大获全胜 (772)
- 第二十七回 醉话身世 (801)
- 第二十八回 幡然醒悟 (827)
- 第二十九回 三女作前锋 (853)
- 第三十回 剑劈四凶 (880)
- 第三十一回 禁地对峙峡 (907)
- 第三十二回 玉阙官群英会 (938)
- 第三十三回 剑困太君 (967)
- 第三十四回 一招胜山君 (994)

第一回 花令行天下

南京，古称金陵，又叫石头城。龙蟠虎踞，六朝繁华。

清凉山是南京西区的著名胜地，东山麓有一座善庆寺，寺内的扫叶楼，为文人淪茗谈诗的好地方，登楼远眺，城郭河山，尽入眼底。

扫叶楼的西南，有一座清凉门，在历史上是古石头城的遗址，形势险峻，城墙上高低不平，好像许多浮雕的假面具，南京人称这一带叫做鬼脸城。

鬼脸城是个杂草丛生，荒凉不堪的地方，游人们也很少到这里来寻幽探胜。

这是初更时分，一弯新月，像银钩般斜挂天空！

三月初头，东风斜峭，吹到身上犹带寒意，鬼脸城黑黝黝的城脚下，不知是什么人搬来几方平整的大石，拼在一起，倒也

有些像一张四方的桌子。在这张拼成的石桌东、南、西三面，每一面都有四团黑影，像木偶般坐在那里，只有石桌的上首（北面），依然空着。

三面，一共是十二团黑影。说他们黑影，因为他们像是人；但你看不到他们的头脸，又是黑憧憧的团面。

而且人是动物，就算你正襟危坐，也总有人会动一下的，但这十二团黑影，始终也没动过一下。

这时，要是有人走来，看到了这般情形，不吓个半死才怪！

但这时的确有人来了，那是一个身披黑色斗篷的人，头上也戴着一顶黑色的风帽，强劲的东风，吹得他髦衣猎猎作响。

风虽很大，他却走得很快，纵然他披着一件宽大的黑色斗篷，但从他一路行来，腰身扭动所流露出来的婀娜身材，分明还是一个女的，而且年纪也不会很大。

一个年轻女子居然会在夜晚到这里来。嘿，她若是再走近五六丈，看到这十二团黑影，那就够你瞧的，保险会尖声惊叫，回头没命地飞跑。

现在，她渐渐走近了，三丈、两丈、一丈……她当然已经看到了，但居然没有尖叫出声，而且还走向石桌的上首。

现在，她已在石桌北首中间站停下来，徐徐摘下了头上风帽，露出一头披肩青丝。

月亮虽然不算太明亮，但已可看得清她的容貌，只是看清了她的容貌，你就会大失所望。

那是一个满脸病容，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的黄脸女子，但她目光却相当明亮，扫过面前十二团黑影，缓缓从宽敞的斗篷中伸出一只纤纤玉手。

这只手光滑如玉，就和她焦黄的脸孔完全不相称，玉手拢着大拇指和食中二指，那是“拈花指”，她玉笋般尖尖的三个指头之间，确实拈着一朵花，那是一朵黑色的玫瑰花。

现在她开口了，清冷的声音，徐徐说道：“花令行天下，我住长江头。”

话声甫出，那始终没有动过一下的十二团黑影突然站了起

来，原来他们果然是人！

现在每一个人迅快地伸手取下了戴在头上的黑布罩子。

那是十二个黑衣汉子，此刻一齐躬下身去，由左首第一个人说道：“属下黑煞十二星参见花令。”

此人声音有些苍老，但中气极足。

黄脸女子冷声道：“你们能及时赶到，很好。”

十二个黑衣汉子直起身，但目视石桌，没人敢朝黄脸女子看上一眼，神色极为恭敬。

黄脸女子续道：“令主把你们调来，有一件重要任务，要你们去办。”

那为首黑衣人躬身道：“使者有何差遣，属下自当遵奉指示。”

“好！”黄脸女子依然冷冷道：“三日后是清明节，我这里有密柬一封，你们可依柬行事。”

说完，从她斗篷中飞出一封黑色的密柬，落到为首黑衣人面前。

为首黑衣人躬身取起密柬，口中说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把黑色密柬揣入怀中。随即又取起蒙脸黑罩，套到头上。

其他十一个黑衣汉子也各自取起黑布罩套到了头上，大家一齐回身坐下。

现在他们又变成十二团黑影，正身而坐，又一动不动了。

黄脸女子似乎对他们十分满意，轻盈的覆上风帽，转身往外行去。

镇江城里，有一家东海镖局，总镖头姓闻，名天声，镖局是闻家的祖业，传到闻天声已经第三代了。

东海镖局数十年来，可以说得上是大江以南第一家大镖

局，闻天声的祖父闻沧海，号称剑、掌、镖三绝，在江湖上盛名久著，到了晚年，门人弟子遍及大江南北，东海镖局宛然成了武林一个门派，大家索性就称东海门下，久而久之，武林中就多了一个东海门，东海镖局总镖头，也成为东海门的掌门人。

闻天声的夫人姓阮，是金陵名武师鹰爪门扑天鹰阮伯年的独生女儿，一身武功，出自家传。这位阮夫人只生一个女儿，取名家珍，今年只有一十七岁，自幼学了家传的武功，还要缠着母亲传她鹰爪门的功夫。

闻天声今年已经五十一岁了，自从去年五十岁大寿之后，就把东海镖局交给大弟子陆长荣去负责，除了发生重大的事故，他就少去过问，以东海镖局在江湖上的交情和盛名，自然也不会发生什么重大事故的了。

闻天声虽是东海门的第三代掌门人，但他生性淡泊，不肯滥收门人，因此他门下只有三个弟子。

大弟子陆长荣，已经三十出头，替师父管理镖局，人称陆少镖头。二弟子林仲达，今年二十七岁。三弟子楚玉祥，今年十八岁，当初原是弃婴，由闻天声夫妇一手抚养长大。

这楚玉祥虽是闻天声的三弟子，但闻天声却从未教过他一招半式武功，只请了一位宿儒教他读书。

闻天声为什么不教他练武呢？其中原来另有一段原因。

那是十七年前一个春天的早晨。闻天声正在练武场中教陆长荣、林仲达两人的武功，听到大门口趟子手们大声谈论，似是出了什么事！

闻天声忍不住跨出门去，只见七、八名趟子手正在七嘴八舌围在路上说话。

闻天声不觉轻轻咳嗽了一声。这声咳嗽原是总镖头出来的暗号，因为镖局的趟子手，都是粗人，几个人在一起，自然更

会相话出笼，他为了要维持总镖头的尊严，听到他们说粗话总是不大好，因此每次出来，总要先咳嗽一声，让大家知道总镖头出来了，就可以安静一些。

那几个趟子手听到总镖头的声音，连忙垂下手来，叫了一声：“总镖头。”

闻天声问道：“你们围着看什么？”

其中一名趟子手道：“回总镖头，咱们镖局门口，不知什么人送来了一个弃婴。”

“弃婴？”闻天声问道：“你们看到什么人放在咱们门口的？”

随着话声，走了过去。

就在他举步跨出的同时，从大路上正有一道人影飞奔而来，这人奔行的速度奇快无比，转眼之间已到了闻天声的面前，他来得快，刹住得也快，只要再差上半步，两人就非撞上不可。

闻天声一怔，抬目朝那人看去。

那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闻总镖头，在下是给你者送信来的。”

他左手果然拿着一个信封，迅快递了过来。

闻天声本待伸手去接他的信封，但听了对方这句话，觉得事出突兀，连信都没有去接，注目问道：“朋友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那人左手把信递出，闻天声要接未接，那封信就跌落地上。

闻天声往下看了一眼，信封上果然写着“闻总镖头亲启”字样，就在这瞥了一眼的时间，瞥见那人右手举了起来，掌中寒光一闪，极似匕首，心头不禁猛然而惊，哪还容他出手？身形打个转，左手疾翻使了一记擒拿手法，五指如钩，一下扣住了对方手腕，右手同时疾出，把对方手裏匕首夺了过来。

这一记空手入白刃的手法，当真动作如电，迅疾利落。那人右手被他抓住，居然一点也没有挣扎，手掌一摊，任由他把掌中的东西夺了过去。

闻天声东西入手，才发觉对方手中并非匕首，急忙低头看去，原来被自己夺过来的竟是一个羊脂白玉的锁片。前面刻着“长命富贵”四字，后面还有一个“楚”字，但一望而知前面四字是雕玉匠刻的，字体工整，后面这个“楚”字，却是有人用剑尖刻的。

闻天声看得一怔，急忙抬目朝那人看去，要待问问清楚。

那人朝闻天声微微一笑，突然洒开大步，转身奔行而去，此人身法之快，可以称得上疾如奔马，闻天声连开口说话的机会也没有，他已奔出十数丈外，如飞而去。

闻天声暗暗赞了声：“好快的身法！”

手中还握着玉锁片，觉得此人行动古怪，心下更是疑窦重重，俯身拾起信封，撕开封口，抽出一张纸来，赫然是大街上镇安银号一万两银票，除了银票之外，并无只字，心中更觉起疑。

想到那人行动怪异，无故送来一方玉锁和一万两银票，这事可能和那个弃婴有关。举目看去，地上果然躺着一个三四月大的婴孩，生得又白又胖，此时闭着双目，睡得甚甜。

闻天声想到此人送来一万两银票，和一面玉锁，自然是希望自己收养这婴儿了。当下就吩咐趟子手把婴儿抱进去。

一面把经过和阮夫人说了。阮氏夫人膝下无儿，看到这个男婴，自然满心欢喜。闻天声因玉锁上刻的“楚”字，可能就是这孩子的姓，因此就叫他楚玉祥，从小由阮夫人一手抚养。

那时闻天声膝下犹虚，楚玉祥又是个粉妆玉琢的孩子，自然博得夫妇二人的喜爱。

第二年阮夫人生了个女孩，那就是家珍，但闻天声夫妇并没有偏心，对楚玉祥和自己女儿始终一样看待。

楚玉祥八岁那年，闻天声要他正式叩拜祖师，准备传他武功，哪知当天晚上，闻天声在书房案桌上发现了一张字条，上面只写着：“玉不琢，不成器，故美玉必需经过雕琢，方可成器，但雕琢者必须是大匠，方能成名器，如由坊间随便雕琢，反而坏了这块美玉，岂不可惜？”

这张字条，既不像信，也不像作文，但自己书房中从没有人进来，这会是什么人写的呢？

闻天声虽是武人，从小也读了不少书，再一琢磨，便已明白过来，今天自己要楚玉祥正式向祖师叩头列入东海墙，准备传他武功，就无缘无故出现了这张字条，那分明说自己并非大匠，调教不出好徒弟来。

当时心头不觉有气，但他终究是个有涵养的人，继而一想，觉得武功一道，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，自己这点武功，当真是沧海一粟，说不上是上乘功夫，当下也就一笑置之。

因此除了教楚玉祥一些入门的初步扎基功夫，就不再教他剑掌一类武功，反而敦聘了一位饱学之士，教他读书。

果然，过了没有几天，楚玉祥手里拿了一本薄薄的手抄本子，来给师父看，说是在门口玩的时候，一个老道人送给他的。

闻天声翻开一看，竟是一本内功口诀。他身为东海派掌门人，自然是识货之人，一眼看出书上记载的内功竟是一门高深武学，书中有图形，也有注解，心里立即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。当下就要楚玉祥把本留下，自己先看了一遍，然后再传给楚玉祥。而且连自己女儿也没有传授。

从那天起，他规定楚玉祥白天念书，晚间运功，这件事，